

bibliophile
书之爱



搜书之道

藏书之爱之三

This Book-Collecting Game

[美] A. 爱德华·纽顿 著

陈建铭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搜书之道

藏书之爱之三

[美] A. 爱德华·纽顿 著

陈建铭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搜书之道 / (美) 纽顿著; 陈建铭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5
书名原文: This Book—Collecting Game
ISBN 978-7-308-08680-6

I. ①搜… II. ①纽…②陈… III. ①私人藏书—美
国 IV. ①25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1860 号

搜书之道: 藏书之爱之三

(美) 纽顿 著 陈建铭 译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03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680-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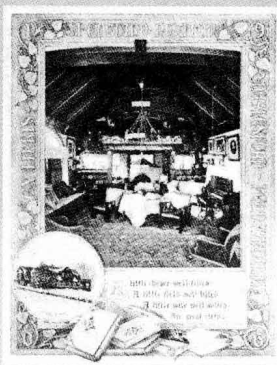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第四卷◆

搜书之道

This Book-Collecting Game

1930



◆ 纽顿自用藏书票之四 ◆



■ 自得其乐的 A. 爱德华·纽顿。根据戈登·罗斯的水彩原作复制。

§ 目录 §

【第四卷 搜书之道】

【题献】

- 4 -



【致谢】

- 5 -



【 I 】

开门几件事

- 7 -



【 II 】

搜书之道

- 17 -



【 III 】

书之为物

- 55 -



【 IV 】

拍卖场风云

- 88 -

献给 { 奥德丽
芭贝特
约瑟芬
卡洛琳 } · 纽顿

谨以此书献给四名甜美可人的小侄女：——其实她们全是我的孙女，¹然而，有鉴于以侄女称呼她们比较符合我的年纪和习惯，我和她们之间总以伯侄相称。

A.E.N.

铭谢《大西洋月刊》、《仕女家居月报》²与《星期六晚间邮报》诸位编辑女士先生，感谢他们慷慨授权，让我得以在此重印这些曾假贵刊一角披露的文章；感激“罗芳俱乐部”³的会长及同仁诸君，提供图版供我于“英文小说的格式”⁴一文中使用；并向各位不吝提供宝贵意见的众多友人致谢，若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本书必将大为失色。

A. E. N.

【译注】

- 1 参见附录五译注 3。
- 2 《仕女家居月报》(*Lady's Home Journal*)：原为库尔蒂斯（参见第二卷IV译注 2）创办的 *Tribune and Farmer* 杂志当中的女性专栏，由于颇受欢迎，于一八八三年独立成刊，是当时女性刊物的翘楚。
- 3 “罗芳俱乐部”(*The Rowfant Club*)：设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文艺社团。一八九二年创立，其宗旨为“精研群籍”(critical study of books)；每年均假社团会所举办一系列活动，并印行谨供会员流通的限量出版品。“罗芳”乃以弗雷德里克·洛可一兰普森（参见第一卷III译注 101）的故居命名。
- 4 “英文小说的格式”(*The Format of English Novels*)：原书第十四章，译本未收。

© “罗芳俱乐部”内部出版品





■ “如入无人之境”，志 A. 爱德华·纽顿君之先斩后奏德性
戈登·罗斯水彩原作

I 开门几件事

搜集书籍，乃是一项了不起的竞赛。任何人只要具备一般资质，皆可下场一搏（的确，有人甚至据此一口咬定藏书根本用不着动脑筋，此种论调大可不加理会）。这项活动并不会花费太多金钱（除非你贪得无厌妄想巴蛇吞象），不管在国内、国外都能从事；可单枪匹马独乐乐，呼朋引伴众乐乐亦无不可；甚至你还能以通信的方式进行。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各自制定一套自己专用的规则（于进行过程之中还能随自己高兴，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它不像其他竞赛，动不动就“犯规出局”。

频频有人问起我的规则为何：这个问题倒不难回答。我限制自己只能关照少数几部抄绘、印刷与装帧俱精的本子，而且将大部分的精神、力气集中投注于英文文学杰作的首版书上。最后还有一道最严格的规定：即使我早在五十年前就给自己订下极为宏伟的目标，但是二十年来，我绝不因此三步并做两步、气急败坏地匆忙赶路。许多收藏家现在的成果皆已遥遥领先在前头，但是我一步一

脚印稳稳扎下的根基却无人能及。当初我花十五分钱买来的许多书（现在的价值均已远高于此），直到今天都还留在身边，而且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头花一块钱买一部书简直可说是出手阔绰。当我只拥有几百部书，每次提及那些书的时候总还是大言不惭地说成“我的收藏”，如今我皮藏的书籍总量大约八千到一万册之谱，我现在明白了：它们依然还不够资格称为一批藏书，充其量不过就是一堆书罢了。

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何有人没书还能活得下去，我个人绝不会把一册西尔斯百货公司（Sears Roebuck）的商品目录或一本电话簿称作“书”（尽管它们多么妙用无穷）。我很明白大多数世人全都活得浑浑噩噩：他们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君不见大家全是理直气壮，浩浩荡荡高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一路闷着头往前走。生命之道比起“藏书之道”要难走多了。生命之道要走得好的，就该奉守多读少讲这条金科玉律：尽其可能地多读；不得已必须开口的时候，也要尽量言之有物。对于那些逢人就高谈一加仑汽油能让车子跑多少里路的傻瓜、老是阔论当年在球场挥竿如何神勇的高尔夫球友，你能避开多远就避多远。古有明训：绝大多数的友谊若非狐群狗党结伴，就是笨瓜白丁成群¹。但是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我们这种人：咱们这些在藏书道上闯荡的人都晓得，藏书的副产品无非就是“朋友”。

伟大的英国藏书家托马斯·J. 怀斯在其自用藏书票上印着一句格言，颇能彰显此君个性：

不管置身任何角落，书籍总为我召来友朋，
相濡以沫或离群索居——皆得友谊相维系。

以书为媒，我所结交的朋友何其不可胜数、何其广被四海！

倘使多彩多姿乃生命的调剂（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的话，藏书家生涯之多彩多姿更是罄竹难书。“哦，合着您喜欢书哪，”某位来客没安好心眼地瞟了我的书房一眼；讲话的神态活像冲着人说：被我给逮着了吧。“我从小就是一路看书长大的哟，我爱死了书本。真想让您瞧瞧我那本《耶诞颂歌》；那一本应该是首版：插图是克鲁克香克画的，”（外行人老爱把克鲁克香克当成头一个为狄更斯绘制插图的插画家）²，“而且是用摩洛哥羊皮精装的，封面上还镶着一个手绘在象牙上的狄更斯头像。”赶紧毙了那家伙！别手下留情，一枪毙掉他！“逢损收手、见利快追”实在是个挺不错的建议，就算这句话是从某位股市营业员嘴里冒出来。很少有什么事能比“和懂书的人聊书”更棒、更乐趣无穷的了。或许去了天堂就能够得到喜乐——我听大伙儿都这么说——但由于从来没听到去过那儿的人亲口证实，我索性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头寻找喜乐得了。我最近收到的信就教我喜乐个老半天！（我雇了一名手脚伶俐、脑筋灵活的年轻小姐专门帮我处理信件）且听我娓娓道来。

前一阵子，我收到一封信，一开头便是一幅亲笔画，就是印在这篇文章最前头那一幅。那幅精美的素描尽管尺幅不大，但每道细节无不充满幽默感，让我耽搁了好几分钟才定神往下阅读信文。我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读懂内容（笔迹简直龙飞凤舞得可以）：

敬爱的纽顿先生如晤：

几个月前，E. R. 吉³先生捎了一封信给我，其中提及您希望我能授权让您在即将问世的大作《举世最伟大的书》中使用在下绘制的瑟蒂斯肖像。我相信吉先生已经转告您：我欣然同意，而且，我很乐意特地为您准备另一帧图稿，以利单色印刷之用。另外——万分恭敬且冒昧地请教您：您向某人的邻居借用东西，却连一声“谢谢”都不说，您觉得很乐是吧？

谨祝您

其乐融融，乐此不疲

戈登·罗斯⁴上



◎吉的著作《早期美国运动书籍》

我看完之后不禁莞尔，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整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子的：当我动手撰写那篇关于运动书籍的文章⁵的时候，曾经三番两次向纽约的 E. R. 吉先生（该好玩领域中鼎鼎大名的专家）讨教。某一天，当我和他讨论到一半，他告诉我他正打算印制一帧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曾创造出不朽的杰克·乔罗克斯⁶、皮格⁷、索佩·斯庞吉⁸和其他一大堆角色）的精美肖像画。那幅画的确漂亮得没话说，为了对我的朋友吉兄略尽绵薄，我于是对他说：若是他也愿意的话，我很乐意把那幅肖像收进那篇关于运动书的文章里头，我一直认为此举是赏吉先生和那位画家一个面子。当时还是我头一回听到那位画家——戈登·罗斯——的大名，后来那篇稿子因为仓促送印，同时我也埋头忙着准备出国事宜，一不小心就疏忽了



●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肖像

翻制自纽约 E. R. 吉印行之精美复制品（原载于《举世最伟大的书》中之“运动书籍面观”）

要在文章内注明原绘者的姓名。我匆匆忙忙地将稿子和书中使用的一堆插图，一股脑儿丢给出版社之后，便乘着滔滔汪洋我就此远航，/行也疾疾色也匆匆，/晚餐时大伙儿畅饮甘醇香槟，⁹当然，也少不了其他许多好菜佳肴，管他罗先生还是吉先生，早就全被我抛到后脑勺儿去了。

可偏偏咱们这位罗斯先生是个英国佬——呃，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苏格兰佬（反正，还不都是英国）——而且还是个不甘忍气吞声的英国佬。当时落户纽约、早已闯出一片江山的罗斯先生显然认定我就算再怎么糊涂混账，也没道理连一句“谢谢”都不吭就擅自“借用”（遵照他的说法）



*I Good Sport, on
the mental fence
between the two worl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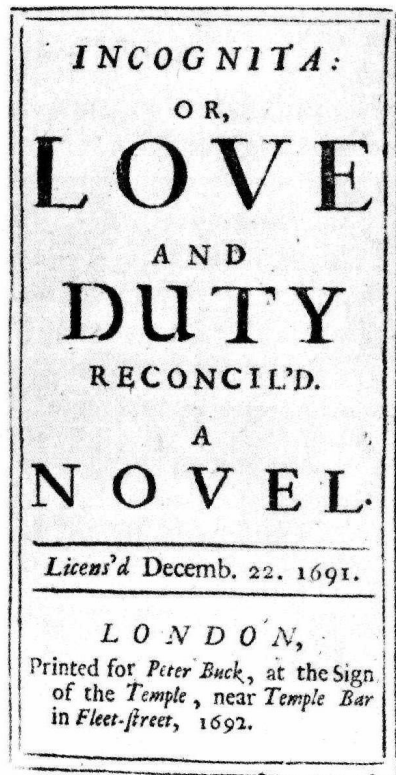
■ “运动家精神可嘉”或“亡羊补牢其情可悯”

他画的肖像画——于是才写了那封信给我。

“坦白从宽”是我长年以来奉行不悖的一贯原则。于是我马上回了一封信向罗斯先生解释：由于当时出国在即，不免便宜行事，以至于将原该在使用瑟蒂斯肖像之前先取得他的许可这档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我还提到该书能够收入那帧肖像着实令我备感荣幸（谢天谢地，还好我当时掏钱买了一幅）。最后还加上：非常高兴由于先前的马虎大意，我才有机会收到那封以绝妙小画开头的兴师问罪信。末了，我正式委托他依原图样为我再绘制一帧尺幅较大的彩图，让我可以裱褙起来，和我的其他运动画挂在一块儿，并且将它缩印成一款藏书票，专门用来贴我的运动类书籍。

过了没有多久，我再度收到罗斯先生的来信，这回同样附了一幅画（就是上头这一幅）。信中如此写道：“且容我仿效拍卖目录上文谄谄的语气：‘此批备受推崇的画片乃以成套方式出售’。”阅罢全信，我发觉他——大人已经完全不记小人过了。

前后两幅罗斯的珠玉之作，究竟哪一幅比较逗趣？哪一幅比较巧妙？就留给众看官自行裁夺。但在我眼里看来，两幅画都同样可



■这是相当早，也许是最早在英文意义上使用“小说”（novel）一词。康格里列的首部“小说”，也是现今所知存世四册之一

爱，没有哪种关系会比这样子不打不相识起头的友谊更牢固耐久的了。爱情或许还能一见倾心，但是友谊的滋长得靠细火慢熬。

再回头谈书本吧。有道是：“我向来荤素不忌。我不嫌沙夫茨伯里高不可攀，亦不嫌乔纳森·怀尔德粗鄙不堪。”我不但搜集各种版本的《圣经》——也搜集运动书籍。“我求神赐予我以包罗万象、无所不包的胃口。”¹⁰时至今日，我也深深被小说吸引。多年来，人们的收藏目标总是绕着诗集、剧本打转，而最新颖也最受大众欢迎的文学形式——小说，却始终未能获得藏家青睐：不过风水迟早一定会轮转到它的头上：你瞧这会儿我不就迷上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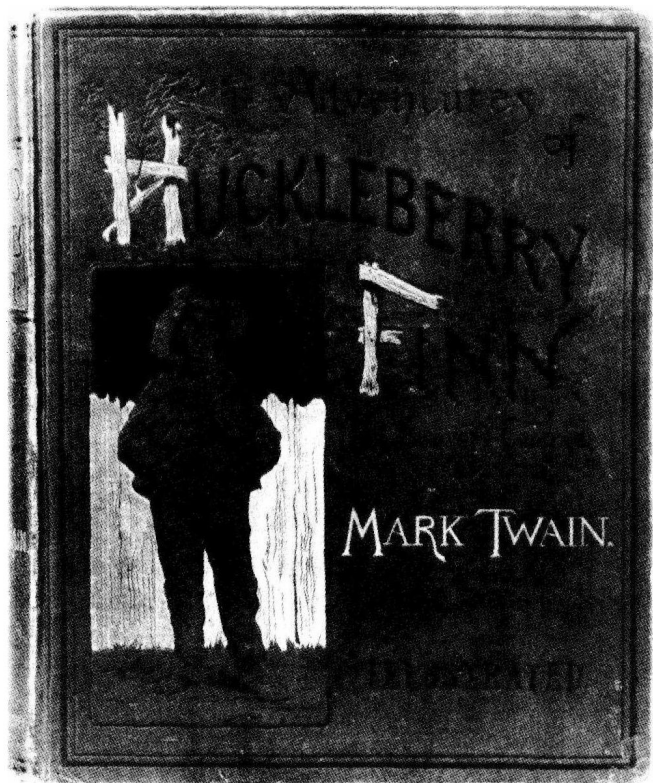
就在前几天，我才从纽约的埃德加·韦尔斯（Edgar Wells）那儿买了一部《隐姓埋名》¹¹。此书极可能是当年头一部在书名页上以现代意识印上“小说”这个词汇的英文著作。威廉·康格列

夫写那部小说的时候年仅二十一岁。此书目前已成了难得一见的珠玉小品。约翰生博士尝曰：他就算没读过也愿意吹捧它¹²：好样的，博士可真是直肠子！他从不拐弯抹角，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一部非常早（可能是最早）使用“小说”这个字眼的英文著作。此乃康格列夫最初一部出版品。存世仅四部。

既然提到小说。我直到最近才头一回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¹³。此书实在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高尔斯华绥¹⁴甚至将它与《唐吉珂德》相提并论——这个类比相当公允贴切。假使这辈子没机会让我碰到一部开价一千元以内、首版首刷的本子，我一定会死不瞑目。行啦，看官，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赶紧从您的座位站起

来，拿出笔、墨、纸，写一封信来告诉我：您打算把手上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以五百元卖给我吧。我指的是首版首刷——蓝色布面精装（您的本子或许是绿色的）、第二百八十三页经过换补的本子；如果您想知道原委，请径自洽询您的书商：他一定会告诉您¹⁵。我并不函授藏书之道。我的脑袋既松散又粗枝大叶：只勉强记得住寥寥几个要紧的版本年份和零碎事项，等到您的信寄达，我早就忘得光溜溜了。您不妨去问约翰·T. 温特里奇¹⁶：他必定晓得答案；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那部书的文章。我在此重申：《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是一部伟大的书。这个发现算不了什么。



■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译注】

- 1 语出约翰生博士。较完整原句应为“谁能知晓曩昔诸友今何在？而他们渡抵他界是否情义依然？汝可知多少友谊乃出于德行义结？太半友谊均缘自阴错阳差，若非狐群狗党沆瀣一气，就是笨瓜白丁结伙成群。”（How can a man know where his departed friends are, or whether they will be his friends in the other world? How many friendships have you known formed upon principles of virtue? Most friendships are formed by caprice or by chance, mere confederacies in vice or leagues in folly.）见《约翰生传》（一七八四年五月十九日段）。
- 2 由于乔治·克鲁克香克（参见第一卷Ⅲ译注7）曾为狄更斯的《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 Illustrative of Every-Day Life and Every-Day People*）单行本（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三七年伦敦 J. Macrone 出版）绘制插图，他的确堪称最早为狄更斯绘制插图的几位插画家之一；但是在此之前，已有罗伯特·西摩（参见第一卷Ⅲ译注10）、Robert W. Buss, H. K. Browne（笔名“Phiz”）为分册版《匹克威克外传》（参见第一卷绪论译注11）绘制插图；而首版《圣诞颂歌》的插画则是由约翰·利奇（参见第一卷Ⅲ译注47）绘制。
- 3 恩斯特·R. 吉（Ernest R. Gee）；纽约出版商、运动书籍作者。著作有《早期美国运动书籍》（*Early American Sporting Books, 1734 to 1844: A Few Brief Notes*, 1928）、《运动书籍精选》（*The Sportsman's Library: Being a Descriptive List of the most important Books on Sport*, 1940）等。
- 4 戈登·罗斯（Gordon Ross, 1872—1946）；美国插画家。原籍苏格兰，移居美国后先在旧金山为报纸绘制插图（此时期的部分作品现由旧金山“波西米亚俱乐部”典藏）；一九〇六年或一九〇八年移居纽约，成为全美知名的插画家。罗斯后来曾为一九四六年 Doubleday 版《（鲍斯威尔之）约翰生传》绘制插图。限定版俱乐部（参见第五卷前言译注7）于一九三二年撮合罗斯与纽顿两人（前者绘图，后者作序），出版限量一千五百部的《乔罗克斯的欢畅漫游》（参见第一卷Ⅲ译注35）。
- 5 指“运动书籍面面观”（“Sporting-Books”）。收录于纽顿前作《举世最伟大的书》，译本未收。
- 6 杰克·乔罗克斯（Jack Jorrock）；罗伯特·S. 瑟蒂斯（参见第一卷Ⅱ译注45）一系列作品中的主要角色。
- 7 詹姆斯·皮格（James Pigg）；瑟蒂斯笔下的人物。乔罗克斯行猎时的得力助手。
- 8 索佩·斯庞吉（Soapy Sponge）；瑟蒂斯《斯庞吉先生的运动之旅》中的主人公，一名四处猎狐狸为乐的无赖。“soapy sponge”乃双关语，暗指“小头锐面的家伙”。瑟蒂斯在书中还创造出其他数位各具特色的代表性缺德人物，如：瓦弗勒斯（Waffles，败家子）、贾勒福（Jawleyford，郎中）、帕芬顿（Puffington，暴发户）、纠格勒布利（Jogglebury，蠢蛋）、斯卡特卡什（Scattercash，淫虫）等。
- 9 “I sailed away on the forming main, / In the biggest possible hurry, / For dinner we'd lots of dry champagne,”；出处不详。
- 10 此两段文句均出自《伊利亚续笔》中的“书籍与阅读断想”（“Detached Thoughts on Books



©克鲁克香克为《博兹札记》绘制的插图“琴酒馆”（The Gin Shop）